

# 新时代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的变迁研究

## A Study on the Change of Village Wushu in Wulingshan District in the New Era

周惠新<sup>1,3</sup>, 刘俊<sup>2</sup>, 欧玉珠<sup>3</sup>  
ZHOU Hui - xin<sup>1,3</sup>, LIU Jun<sup>2</sup>, OU Yu - zhu<sup>3</sup>

**摘要:**新时代,我国乡村形态格局步入大演变大调整时期。采用田野调查、比较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新时代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的文化内涵及变迁进行了相关性研究。研究得出:在从地缘格局分析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基本格局的基础上,指出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的文化内涵体现在参差错落的地域性、和而不同的民族性、刚健有为的尚武性等三个方面。走进新时代,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在从杂散居到城乡一体的地域空间变迁过程中将把握乡村振兴的主动权;从族群传承到校园普及的社会空间变迁进程中将成为坚定文化自信的主心骨;从技击武术到健康武术的历史空间变迁潮流中将唱响健康中国的主旋律。

**关键词:**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变迁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808(2020)06-0019-06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rural pattern of Chin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great adjustment. The study of the culture and vicissitude of the martial art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in the new era wa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pattern of the martial art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it is points out that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martial art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is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namely, the different nationality, the region of the difference, and the just built for the warrior. In the new era, the village martial art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will seize the initiative of revitalizing the countryside i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change from miscellaneous to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space transition from ethnic group to campus popularization, it will become the backbone of firm cultural confidence. From the martial arts to the healthy martial arts historical space change trend will sing the healthy Chinese theme.

**Key words:** Wuling mountain area; Village martial arts; Change

德国诗人海涅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sup>[1]</sup>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时,费孝通指出:

收稿日期:2019-03-20;修回日期:2019-09-08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科基金课题(名称: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中村落武术的生态保护与传承研究;编号:16YBX009);湖南省社会科学成果评审委员会课题(名称: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编号:XSP19YBZ132)。  
作者简介:周惠新(1980-),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  
通信作者:刘俊(1995-),男,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学。  
作者单位:1.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湖南 长沙 410000;2. 湖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3.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体育学院,湖南 娄底 417000

“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文化以村落为研究对象,而社会变迁常是发生在旧有社会结构不能应付新环境的时候”。<sup>[2]</sup>因此,新时代的到来,是促进社会变迁的新动力,标志着政治、经济、文化理论的进一步出台,所以在我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下,武陵山片区脱贫现已成为精准扶贫的最后一公里。在新时代使命召唤下,通过探索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在历史传承发展中变迁的现象与其背后机制,找寻以村落武术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变迁后的地域空间、社会空间、历史空间等新环境中为武陵山片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如何为片区乡村振兴寻找到新的定位方向,增添文化自信,进而为全民健康增添新动力,为健康中国输入新活力,焕发新时代的风采,是在新时代中我国以村落武术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之一。

## 1 地缘格局: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的分布特征

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一座绵延了渝鄂湘黔四省市,盘踞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的交界地带,武陵山脉覆盖的地区称武陵山区,现在也习惯称武陵山片区。根据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武陵山片区涉及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的11个地(市、州)、71个县(区、市),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积大、少数民族聚集多、贫困人口分布广的连片特困地区。以前在武陵山片区满眼所见的是山连着山,山套着山,山衔着山,山抱着山,对外界的无知,对未知的迷惑,对前途的迷茫都是一代又一代武陵人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拥有独特的财富却无法满足自身的生活所需,但是精神世界却异常丰富,独特的武术文化深深的烙印在他们的血液中,是无法割舍与断绝的一种传承。现在,武陵人已经走出“有武陵人捕鱼为业”的桃花源式梦想生活的禁锢,社会空间在发生着历史性的变革,这块土地正在成为中华大地腹心地带的一颗倍受关注的璀璨明珠。独特的民族文化和鲜明的民族精神给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片区村落武术百家争鸣之象奠定了前提条件。从地区分布来看,湖南省内有梅山武术(新化、安化县)、苗族武术(花垣、松桃县)、土家族武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大成拳(武冈市)、十二路技子拳(新宁、城步县)、岩鹰拳(新宁县)、土家拳(龙山、桑植县等)、八合拳(古丈县)、岳门拳(石门、慈利县)、螺旋拳

(涟源市)、侗族武术(新晃、芷江、通道县)以及自然门(慈利县),湖北省的板凳拳(咸丰、五峰县)和大雁气功(秭归、长阳县),重庆市的向式武术(黔江区)以及贵州省的黑虎拳(玉屏、万山、松桃县)。从区域影响来看,湖南省村落武术中最具有影响力是梅山武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还有苗族武术、大成拳、鬼谷神功属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除此之外,湖北省的板凳拳和重庆市的向式武术也都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地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不管地区分布还是区域影响中,湖南省都是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文化的聚集地,是历史传承、时代变迁的产物,是集聚不同时期传统文化遗留下来的宝贵资源。鉴于此,在新时代使命召唤下,需要从不同的点、线、面去发展、去留存这些宝贵的资源。

## 2 乡土本色: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的文化内涵

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与魂,独特的精神标识与精神血脉,更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上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与习惯的复合体<sup>[4]</sup>”。在新时代,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的文化内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2.1 参差错落的地域性

地域性是指民族人口学特征受到环境的影响,造成空间上出现的分异和趋同现象,最后这两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性质就是地域性。分异性的特质是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人口学特征不尽相同;而生活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人口学特征相互趋近,就是趋同性的特质。武陵山片区得地形主要是以沉积岩、灰岩、泥岩、石英砂岩为主,但后受地表流水切割及物理、生物风化等多种自然因素影响,形成了以峡谷、方山、石峰、石柱等组成的多种奇妙地形地貌。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也因这种独特的山地地形而凸显出了鲜明的地域性以及诸多共性。如湘西苗族武术擅长用“十”字手法,而“十”字手法俗称跳“四方”,除此之外,湘西苗族武术在技击方法上与中原武术也有着区别,中原武术技击法多数是动作跨度极大的,窜蹦跳跃、大开大合,湘西苗族武术则通常是用“七”字步,“七”字步又叫赶步,进退时踩“品”字形,套路以“四门”为主。湘西苗族武术的特点是与苗族的地势凹凸不

平,道路曲折坎坷有关的。当然,又如特色渔猎文化的代表之一新化梅山武术,因其特殊的地形地势,新化的梅山武术也表达这片土地独特的地域性,由于依山傍水,新化梅山武术中许多武器的前身就是劳作和日常生活中的工具,其中梅山武术的独家兵器“耙”和“叉”,就是梅山祖先狩猎捕鱼使用的工具,独家双兵器“铁尺”也是从这类狩猎工具发展演变而来,并且梅山先辈还把在生活中所可见的烟筒、板凳、扁担等简易的生产生活工具演练成可随手取而用之的兵器套路。梅山武术的这一特点与当时新化人所居住的环境有着紧密相连的关系。据地方志记载:梅山由于地处山区,且较为偏僻,交通极为封闭,所以梅山地区素有“广谷深渊,高岩峻壁,绳桥栈道,猿猱上下”之称。因此,片区村落武术由于长期受地形地貌影响,一方面形成了片区村落武术拳种在武术套路动作演练过程中呈现出的“动作幅度变化小,出手迅速而精准”的这一共同特点;另一方面,在特性上片区不同村落武术拳种都带有浓厚的地缘特征,突出了村落武术在受地域、文化等因素下造成的不同差异。

## 2.2 和而不同的民族性

民族性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各种行为方式、思维方式、情感和风俗习惯,并且拥有共同地域起源的人群的一种社会特质。这种民族性的社会特质更是连接各民族心灵的精神纽带,促进民族生存交流的活力源泉,是各民族应对社会变迁的重要的支柱,是推动各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武陵山片区各民族扎根在同一片土壤,仰望着同一片天空,同根同源,在社会环境大体相同的这样一个外部条件来说,武陵山片区在民族情结、民族风俗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互通性。文化强则民族强,独特的民族文化就是民族性的主要表现,而文化危机是民族性的根本危机。要判断一种文化是否具有民族性,需要根据以下两点;一是文化的主体是否产生于本民族并且是否在本民族内部土生土长长期流传的;二是这种文化的形态作为民族文化的分支是否具有其民族的某些特性。从起源上看,武陵山片区中的苗族、土家族、侗族等民族的武术拳械大多数都是产生在本民族并在本民族流传使用,更是在其民族文化源泉中产生并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例如:土家族的烟斗杆子、八角拐,苗族的钩刀、连枷刀、苗刀以及侗族的铁镗、飞叉等这些稀有器械大都源于本民族的生活生产实践,是本民族特有的武术拳械内容。其次,民族武术文化与民族具有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婚丧文化等文化事业一样都

作为传统文化的分支,拥有着本民族文化的多个特性。民族武术文化拥有的特性就是携带着民族文化的基因印迹,能够很好的体现出其民族的文化基本内涵。又如:从民族的信仰层面来看,土家族人有着白虎信仰情结,把白虎样貌作为图腾,所以将白虎信仰传播在其民族的各个文化领域中去。如在土家族的兵械上刻上虎性的纹饰或者图案,借虎壮胆壮威;又如土家族的武术拳种习惯用“虎”来命名拳术和招式,做到拳术中武术与图腾紧密相连的信念。由此可见,虽然武陵山片区不同派系的村落武术外显方式不同,但其内在的文化是与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集中体现了中华远古渔猎文化的相关特征,具有和而不同的民族性。

## 2.3 刚健有为的尚武性

温力教授指出:“尚武性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精神中刚健有为精神的一种表现,当这种精神表现为尚武性时,更加凸显了崇尚勇武的特点。”在历史传承发展的今天,我们所提倡的尚武精神依然是中华优秀武术文化的核心,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发扬光大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尚武精神都是与战争和武术相关的事情。学者洪春华和周文即认为:“只有战争和保卫耕地紧紧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时,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起民族的战争热情和尚武精神。”在武陵山片区,湘西土家族以骁勇善战,民风彪悍著称,从将领到士兵,人人都要学习武艺,在保卫家园的历史战争中,土家族人激发了悍不畏死的血性,铸造了刚健有为的精神,推动了土家族武术的传承和发展。在将士解甲归田后,他们又把在军队里学习到的武艺在民间进行传播,把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作为一种武德深深的烙印在土家族武术中。武术是竞技的、是带有热血激情的、是用汗水不断积累的,湘西苗族武术最开始起源于狩猎,兴起于战争,没落于20世纪中后期,但是历史的变更、时代的发展并没有让这种尚武精神消失在苗族的生活里,而是以一种民族精神在苗族的部落不断传承,所以在湘西苗寨中常常可以见人们为了提高格斗、械斗的技能和技巧,寻找一些不同方法与形式来进行切磋,湘西一带苗族称之为“舞拳舞棍”。在苗区,“舞拳舞棍”经久为习俗,蔚然成风,不管男女老少,几乎每人都懂得技击的常识和几乎过硬的武功,把这种尚武精神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了苗族习武者的血性中。因此,在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既是居民保卫家园的军事手段的遗留,也是刚健有为尚武精神的体现。

### 3 新时代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变迁的三个维度

习近平主席在2018年博鳌论坛上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虽然我们已走过万水千山,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的变迁带来了新的希望也带来了重重困难。武陵山片区的发展离不开它本身具有的三个维度,地域空间、社会空间、历史空间,只有从本源出发,才能发现武陵山片区发展契机与变迁的本质。

#### 3.1 把握乡村振兴的主动权:从杂散居——城乡一体的地域空间变迁

武陵山片区在经受大自然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奇妙地形地貌,是影响武陵山片区村落的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在历史上武陵山片区也是多民族迁徙的走廊和“多元一体”民族格局分布的典型地区,在多民族的武陵山片区塑造出了片区村落独特的杂散居分布格局。站在事物发展的客观角度看,这是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的必然结果,不受社会行为和制度的影响。

在新时代,乡村变成了一个可以让人大展身手的广阔天地,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乡村振兴”政策的出台日益凸显出农村经济的迅速复苏与传统村落文化不断衰落的两者间的矛盾,于是,传统村落文化的发展与转型便成为了城镇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如今村落武术在不断的迁移中正朝向多元化发展,融入多种新的文化元素,与当下“乡村振兴”战略共生发展,更好的服务于广大的人民群众。除此之外,我国传统文化多数来自于乡村,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更是乡村区别于城市的基本特征。乡村文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它来自群众,也贴近群众,在民族文化遗产和发展中更是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村落武术文化是武陵山片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它既是一种传承也是一种艺术。每个地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乡村文化魅力,实施以村落为单位的发展机制,充分挖掘乡村特色文化,同时借助乡村独特的文化魅力来发展旅游产业,达到继承和发扬乡村文化的目的,这是新时代传统文化发展的途径之一。乡村旅游是乡村建设的特色产业,乡村旅游以乡土文化为根本,以人为主体,留住乡愁,发扬“乡村美”,引导城镇人民到农村看绿水青山。在发展文化特色产业中,湖南省凤凰县苗族武术发展最具代表性,“上刀山下火海”深深的映入观众的脑海。在推动特色乡村旅

游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向其他各地人们传递苗族民风民情,体验当地传统文化,同时吸引社会资本的投入,带动城乡资本的流动,进一步实现乡村经济文化层面的共同繁荣,促进当地政府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当地经济文化繁荣昌盛,对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综上,从单一的杂散居分布格局发展为具有多元性的城乡一体化居住模式的发展过程,既体现了地域空间联系的不断变化之势,也标志着城乡一体化已经初步建设完成,更是把握振兴乡村主动权的过程。

#### 3.2 坚定文化自信的主心骨:从族群传承——校园普及的社会空间变迁

社会空间是一个复杂并且矛盾的地域,它是社会关系的载体,同时也是文化和生产关系进行再生产的产地。武陵山片区承载着优秀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优秀的文化精神、寄宿着优秀的民族情结。该片区长期以来受文化教育事业的影响,形成一种以村落年长者为尊,思想禁锢封闭的一种领导模式。村落年轻人与年长者在新老交替形成了一种文化与思想的断层现象。文化交流与传播受到当地保守的传统思想和偏僻的地理位置影响,其发展和传播都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群传承之上。片区侗族村落武术的发展就受到了这种现象的影响,它的活动区域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作为连接纽带而围成的聚落活动圈,形成了一种里面的人出不去、外面的人进不来的十分闭塞的生存环境,缩小了该地区村落武术的发展空间,对村落武术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因此,新时代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村落武术的弘扬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必将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这意味着作为涵养民族文化的动力,教育和体育事业在全社会具有优先发展的位置,在精神上提升国民的文化自信的同时在健康上也要让国民达到健康认同。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首先代表的是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自信体现的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的底气,体现的是“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胸襟,所以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要从内在去打破传统的束缚,在复杂且多变社会空间取得发展,首先解除禁锢的就是传统思想的束缚,优秀村落武术掌握在少数传承者手上,固守祖辈的规矩,不愿打破常规,久而久之,这种武术就慢慢消失在

历史的舞台。鉴于此,重庆市黔江区向氏武术在如今拥有学徒、传人上千的规模,归其原因主要是在2011年向氏武术开始打破传统的禁锢,打破“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统,解放了传统武术的墨守成规,放宽了学员的招收限制,将姓氏、性别等方面的规则都逐一废除。而这些规则的废除代表着新时代武术的发展正逐渐社会化、大众化和普及化,是顺应时代潮流,响应国家发展需要的里程碑。其次村落武术的发展要积极响应国家发展的需要,习近平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强调教育事业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通过传统体育文化进教材、传统体育项目进课堂等一系列措施,实现传统体育文化精神进头脑的最终目标,为体育强国的建设提供技术和思想保障”。这充分说明文化自信的价值导向正是民族传统在当今时代的一种实践诉求。积极响应教育部研究制订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把大量优秀的片区传统武术传播到校园的同时,更应该把片区村落武术中优秀的文化带到校园课堂中。在邵阳武冈市,技子拳成为了数千中小学生的“武术操”的首选,首先,这离不开技子拳研究会会长曾令其的推波助澜;其次,武术赛事的推广与发展也是传统村落武术走向大众的有效途径之一。在2018年8月份在湖南娄底举办的第二届武术节上,技子拳传承人的优秀表现也让人们深深的记住了这种武术的魅力。从以血缘关系传承的族群传承发展到人人可以习武的校园普及过程,体现了社会空间联系的不断加强,也说明了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完善。少年强,则国强。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包含了合作共赢的价值取向,体现了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蕴含了和合宽容的处世原则,表达了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而村落武术进入校园是提升我国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

### 3.3 唱响全民健康的主旋律:从技击武术——健康武术的历史空间变迁

历史空间是一个极度现实的空间形态,不能被单纯地当做是社会空间向前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轨迹,它与地域空间和社会空间构建了一道人类活动的框架。在历史长河的演变过程中,由于受地理环境、民族、民俗、宗教等各方面的影响,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起源于社会实践,是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了生存需要在长期的社会劳动生产中积累出来的,后受战争与土地资源的影响,人们将生产生活所领悟的一些技巧与技术如用棍棒、石头等进行比划、敲打,将狩猎时与动物相搏斗的一些动作通过这种

方式呈现出来,经过长期的积累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搏击动作,后受战争影响逐渐演变成一种军事手段,在战士卸甲归田后逐渐演变成最原始的村落武术。

在“健康中国”这个大背景下,片区村落武术要以服务广大人民群众为主要目的,要把广大人民群众作为发展体育健康事业的主体,坚持以人为本的中心思想,把实现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增进人的健康福祉作为一切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应以发展优秀体育运动项目、打造良好体育养生平台、提升国民身心健康水平为追求目标。这既是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基本诉求,又是社会大众全面发展的需要,更是发展民族特色体育、建设体育强国的时代要求。武术是一种最理想、最有效的可以干预治疗身体疾病的运动项目之一,在人体健康发展、培养健全人格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湖南省邵阳市就有一种养生功法大成拳,在通过与当地的医院进行试点,通过武医结合的模式,大大提高了当地习武群众的体质健康。大成拳之所以取得如此成果,与其本身就具备内外兼修,固元壮本,强身健体的功能是分不开的。从保卫家园与应对战争的技击武术发展到提高精神需求和预防亚健康疾病的健康武术,体现在历史空间不断演变的过程中,预防疾病与追求健康一直是片区村落武术的目标之一,也从侧面体现了国家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而村落武术的不断发展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唱响健康中国主旋律的重要过程。

## 4 结 语

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典型代表,不曾分离也从未凋零,其现代化发展顺应了我国传统体育的发展规律,符合社会发展理念,与村落武术的创新型发展需求相契合,体现了片区村落武术在文化意识领域的时代特色。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满足了国民的体育精神理念需求,做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其在实现自身创新性发展的同时,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健康中国方案的完善、文化自信力的提升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为社会现代化建设增添了发展动力。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

- 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J]. 中国经济周刊,2017(42):68-96.
- [2]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6.
- [3] 周惠新,杨志华,谭腾飞,等. 武陵山片区村落武术的保护与传承研究[J].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8,36(6):59-63.
- [4] 爱德华·泰勒. 原始文化[M]. 连树声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
- [5]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 [7] 佟显峰.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保护视域研究[J]. 哈尔滨体育学院学报,2019(5):61-64,69.
- [8] 戴志鹏,王岗. 我国全民健身的工作格局变迁与政策体系演进[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1):5-13.
- [9] 张继生,周惠新,谭腾飞. 身体、情境、认知:武术教学的具身性及其哲学探索[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7,51(1):46-50.
- [10] 胡燕,陈晟,曹玮,等. 传统村落的概念和文化内涵[J]. 城市发展研究,2014,21(1):10-13.
- [11] 王景新,支晓娟. 中国乡村振兴及其地域空间重构——特色小镇与美丽乡村同建振兴乡村的案例、经验及未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17-26.
- [12] 梁晨. “政府造社会”背景下社会空间的拓展与边界重塑——以H区农村治理变化为例[J]. 学术论坛,2017(1):42-48.
- [13] 刘珩. 城市厚度——关于历史空间改造的思考和实践[J]. 建筑学报,2016(12):9-15.
- [14] 余雷. 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迁的内在逻辑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2018,26(1):25-31.
- [15] 周大鸣,廖越. 聚落与交通:“路学”视域下中国城乡社会结构变迁[J]. 广东社会科学,2018,28(1):179-191.
- [16] 张康之. 基于人的活动的三重空间——马克思人学理论中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历史空间[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23(4):60-67.